



风雨萍踪十五载

叶帆风 著

胜友书局出版

風雨萍踪十五載

叶帆 著

一九九六年·新加坡

风雨萍踪十五载

作者：叶帆风

封面设计：何荣源

出版兼发行：胜友书局

SENG YEW BOOK STORE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胜楼(书城)

Singapore 180231. Tel : 3374653

印刷：平平印刷

统一编号：SY : 01-512

ISBN : 981-217-088-X

日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叶中凡

10/00/01

序 言

1933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二八侵犯我上海之后，仍处心积虑企图吞併我华北领土。在此民族危难，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却扯起“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旗帜，对日寇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屈膝投降等卖国行径；在国内发动内战，镇压人民，实行血腥统治，致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由蔡廷楷、蒋光鼐、陈铭枢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揭竿起义，在福建省福州市宣告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闽南各地群起响应，厦门人民也挣脱反动统治的枷锁，拨开云雾，重见天日。霎时间，一股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之风如星火燎原，遍地燃烧起来。当时，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厦门思明日报任副刊编辑，鉴于国是日非，时局垂危，在厦大同学黄耶鲁（原名谷云，又名望青）苏祖德、白方迪（原名明新）的协助下，征集厦门诸多青年的作品，发抒他们的心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阶级社会人吃人的社会制度，自费出版《厦门青年作品选集》，内容是一些进步的小说、诗歌、散文和剧本，请作家谢冰莹（当时在厦门十三中学执教）作序。这册子虽不能称为厦门青年的代表佳作，政治观点和写作技巧均不很成熟，但可以看出当时厦门青年追求进步、渴望民主、自由、爱国的强烈时代感。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仅仅三个月，蒋介石调动军队从江西、浙江包抄福州，十九路军因无外援，势孤力单，旋告崩溃，人民政府也就昙花一现，宣告倒台。于是，福建人民重又被踩在魔爪之下，过着穷苦窘迫的惨淡日子。反动军队进驻闽南要地厦门市时，杀气腾腾，布满特务，到处搜捕革命志士和进步青年，白色恐怖一时甚嚣尘上。1934年2月6日下午，

我在风行印刷所校对《鹭华》月刊一篇稿件时，被两个特务逮捕，扣上手镣，押往公园路警备司令部，途经中山路时，被我四弟瞥见，往告我父，我父急忙要求我表舅周冰心设法营救。周原名玉壶，当时是厦门市国民党分部常务书记。

翌日，我被押往审讯，只见特务头子当中一坐，旁边坐着周冰心，桌面上放着一本《厦门青年作品选集》。特务头子怒目睁睁地对周冰心说，“你看，这册子是什么东西，胆敢煽动暴乱，要推翻现政府，扰乱治安，蛊惑人心，岂能容忍？”同时，指着书上划的黑杠杠给他看。冰心微笑着说：“青年人，不懂事，饶他这一回吧。”接着问我几岁，我答二十岁。特务头子训斥我说：“从此要洗心革面，不准再写这些捞什子。”旋问冰心说：“你敢不敢担保他今后不出乱子？”“可以。”周冰心在一张纸签上名字。就这样我被保释出狱。

脱离虎口，我如惊弓之鸟，蛰居家中，思虑着我今后的出路。我父要我离开厦门市到乡下去，免得再惹是非。后经我父医生同行黄萃庭推荐我去厦门郊区祥站小学（后改名为萃英学校）任教。我隐姓改名为“朱庐”，在校执教三年半。1937年4月某日，一个素无来往的小学同学曾某突然来校找我。此人行迹可疑，语多隐晦，难以捉摸。过后我颇忐忑不安，疑虑重重，莫非他是特务来探我的踪迹，加上当时风闻国民党又一次搜捕共党嫌疑分子，黑名单上我榜上有名，而此时周冰心已去菲经商，如果我再一次被捕，定无生还之望。我当时仓卒到桥头村我姑母家暂避风头，以观动静。蛰居一星期后，我思虑再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我结婚刚三个月，请厦大同学钟青海代课，便冒险出走，远渡重洋，流亡新加坡。

我在新加坡、马来亚这人生地不熟、人际关系驳杂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里熬混十五年，饱受失业、贫困的胁迫，经过坎坷曲折的道路，度过琅琅囹圄之楚苦，在茫茫人海中摸爬滚打，为生计而奔波，尝尽酸甜苦辣滋味，庸庸碌碌，

谈不上有何建树。然而，有一点差堪自慰的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创办了后港新民学校，惨淡经营，稍具规模，惠及后港六条石一带子弟，在新加坡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最后两年，我蒙洪丝丝、薛永黍向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推荐，膺任福建会馆属校爱同学校校长。在我就任伊始，适逢陈嘉庚先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后，刚回新加坡处理他的合营企业，把全部款项汇回国内以扩建集美、厦大两校。新加坡在沦陷时期，由于不少华校停办，学生失学流落社会，沾染不少恶习。日本投降后，学校复办，但存在学生超龄、素质下降、恶习不改诸多问题，致使校风不正，办学困难。尤其是爱同学校，地处直落亚逸街与厦门街交界处，环境复杂，赌博斗殴，会党横行，严重影响学校秩序。对此，陈嘉庚早有所闻，并且忧心忡忡。如今，爱同学校虽然换了我当校长，但我年纪轻（我当时35岁）、阅历浅，恐难胜任，使陈先生仍然放心不下。於是，通过洪丝丝约我面谈，亲身考核。当时在座的有陈六使、洪丝丝、薛永黍。（谈话内容请看本书第七章“陈嘉庚亲自耳提面命”一节）临别时陈嘉庚叮嘱我说：“你是临危受命，责任重大啊，办学有何困难可来找六使伯。”经过陈嘉庚的谆谆教诲和陈六使殷切期望，我战战兢兢，全身心投入，在全校老师团结一致，克职尽责的努力下，只经一个学期便扭转了学校秩序，走上了正轨。

正当我步入壮年时期，涉世较深，个人意志得到锻炼，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在追随导师薛永黍先生左右，为教育事业做了点滴爱国利民之事，虽身处恶劣环境，在风声鹤唳的包围中，明知在劫难逃，我仍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终因牵连“昆兴案件”，身陷囹圄，坐牢十五个月，于1952年9月被英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结束了我在新加坡这一段值得眷恋回味的难忘历史。回顾我在新十五年，离乡背井，作为海外赤子，位卑未敢忘忧国，我无愧对祖国。祖国——母亲伸出双

臂，欢迎我投入她的怀抱，诉说衷情。有人说：我从一个流浪汉爬上高峰，又从高峰上跌下来，跌得很惨。我说不，不是跌下来，而是一次冶炼，（今后还会有多次冶炼），不是很惨，而是很光彩。（冶炼的过程不是会喷射出光灿灿的火花吗！）我终生无怨无悔，我还是向着我抱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光阴荏苒，我回国已四十三年了。1994年2月，我有幸蒙新民学校校友黄俊亮君的邀请来新访问。旧地重游，沧桑巨变，恍如隔世，与阔别多年的亲友故旧畅叙别后思念之情，回忆过去密切交往情谊，无比欣慰，不胜感慨。刚到新时，没想到联合早报《根》版编辑林春兰女士把我作为专访人物，亲自采访，于1994年2月27日用整版篇幅报导我过去事迹，词多褒扬，使我受宠若惊。不少教育界友人进言要我把在新十五年这一段经历写下来，作为当时教育史料，供史家参考。在诸多挚友盛情鼓励下，我在搁笔多年，年迈体衰、思路枯竭的情况下，以个人经历为经，社会背景为纬，勉为其难地写下此书，还望新加坡教育界同仁和社会贤达不吝赐教，以匡不逮，则不胜幸甚！

1995年9月3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叶帆风于福州，时年八十有二。

民族英雄林则徐慷慨陈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注：为了国家的利益，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个人又有什么祸福可以逃避和趋附的呢！）

作者谨录此箴言与新加坡仁人志士共勉之

敬 祝

新加坡与中国友谊源远流长，万古常青！

开卷弁言

本书脱稿后，作者再从头浏览一遍，觉得书中对有些故事情节的演变有郑重说明的必要，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虽然书中所说都是事实，既不夸张也非虚构，然而时过境迁，人事变幻，那时处于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环境与今日独立后的新加坡不能同日而语，过去新加坡旧教育状况与独立后新加坡的教育状况更是迥然不同。据我所知，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有远见卓识，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仅次于国防投资，对教员待遇特别优厚，所以教员能忠于职守，勤于敬业，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而尽心尽力。教育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发展科技的主力军。今天，新加坡能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端赖振兴教育，乐育英才所取得的丰硕效果。今昔对比，勿庸细说。所以，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由黑暗走向光明，正义战胜邪恶，落后变成先进，由不完善逐渐日臻完善。缅怀过去，经过众多人士努力耕耘，环顾今日，结成累累果实，会更珍惜其来之不易。这就是作者撰写此书的初衷。

其次是本书有些地方涉及个人恩怨的言谈逸事，难免会开罪于人。然而时过四十多年了，我对他们早已捐弃前嫌，不予介意。为了如实回忆，我把其真实姓名改了，况且事物都在变，人们也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改变，不能因一时一事的功过而定终生，诚为鲁迅所说：“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不能事事全坏。”人无完人，不能求全责备，即使盖棺也不能定论。一千多年前的曹操和武则天，一向被唾骂为千古罪人，至今不是有人为他们翻案，还被认为功大于过吗。所以不能把一个人看绝了。然而，发生的事情总不能不说，不说便不能成书。至于是非曲直，那就留待读者去评说好了。

十五年留存的雪泥鸿爪

(1937年 - 1952年)

Form D

Photograph of Immigrant



Signature.....

If immigrant is unable to sign, prints of three middle fingers of his left hand should be impressed below.

LANDING PERMIT

Name Yap Hong Hong

Nationality HOK

Country of birth CHINA

Occupation Teacher

Destination J

Landed at SINGAP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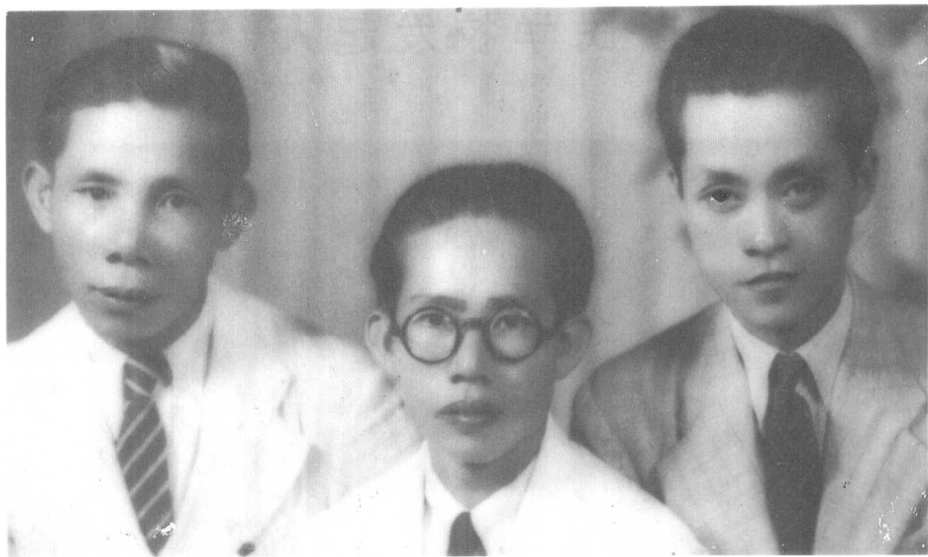
Vessel HONG KONG

Date 3 JUN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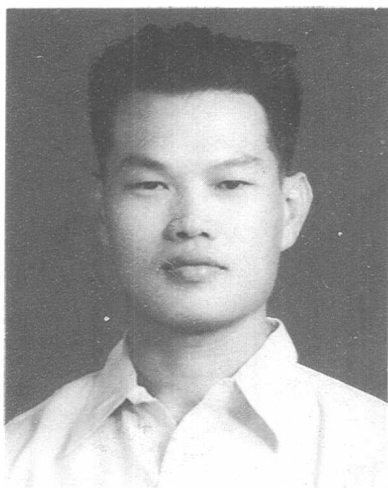
Fee \$ 5 paid

Signed [Signature]
Immigration Offic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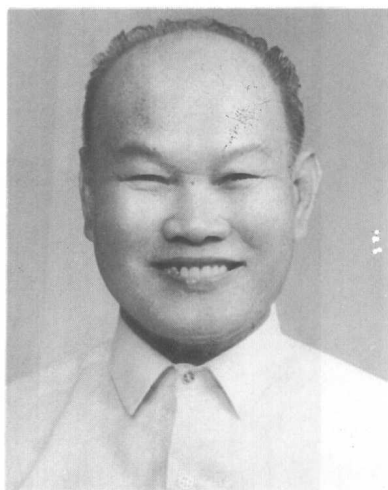
1937年6月3日作者抵新加坡登岸准证。



作者与挚友王希元（左）、黄清顺（中）合影（1942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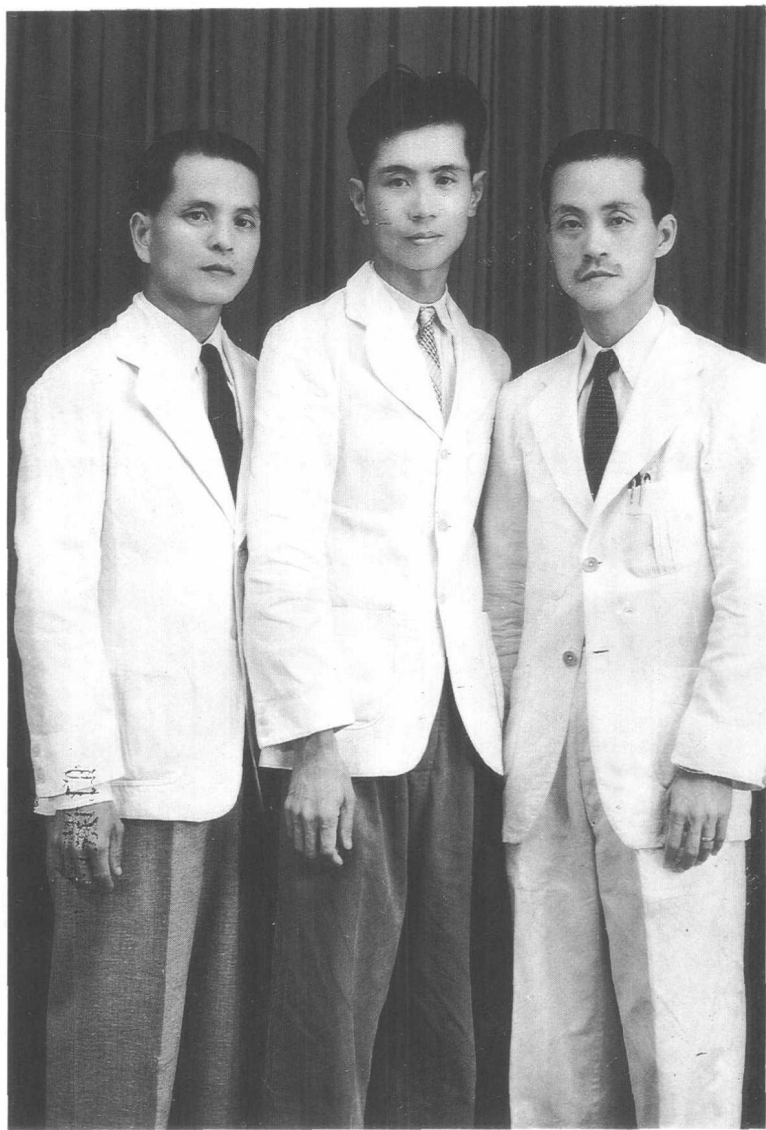


梁南聪一时年26岁
（摄于1952年）



70岁的梁南聪
（摄于1995年）

新民学校发起人



陈春霆

王振翥

叶帆风

(摄于1945年)



新民学校校舍全景（1945年摄）



新民学校第三届毕业生师生合影（1948年）

前坐：

左五石榭真，左六吴师逵，左七王振翥，左八陈春霆，
左九卓镇诸，左十叶帆风。

右一李元瑛，右二张珍瑜，右四陈文彬，右五陈新昭，
右六黄幼樨，右七陈慧玉。

中排：

左二方壮壁，左五王田川，左九庄玩钦，右二曾丽端，
右三林秀玲，右四吴之卫。

題詞

新民國學校週年紀念刊

發展教育

伍伯勝題

新民國學校創辦週年紀念

樂育英才

薛永黍敬題

新民國學校創辦週年紀念

百年樹人

星華教師公會祝

新民國學校週年紀念

日起有功

莊奎章敬題

伍伯勝——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總領事 薛永黍——華僑中學校校長 莊奎章——愛同學校校長

伍伯勝——中國駐新加坡領事館總領事

薛永黍——華僑中學校校長

莊奎章——愛同學校校長

Moderato

新民学校校歌

3. 1 5 | 6. 5 i | 2. 3 2 i | 6 i 6 5 3 |
新 民！ 新 民！ 我 们 要 做 社 会 的 主 人，

6. i 6 5 | 3 5 3 2 2 | 1. 2 3 3 | 2. 3 5 5 |
我 们 要 做 时 代 的 明 灯。 不 读 死 书。 手 脑 并 用，

3. 5 6 6 | 5. 6 i 2 | 5 — | 3. 5 |
要 学 要 做， 即 知 即 行。 新 民！

6. 5 i | 2. 3 2 i | 6 i 6 5 3 | 6. i 6 5 |
新 民！ 我 们 要 有 科 学 的 头 脑， 我 们 要 有

3 5 3. 2 2 | 1. 2 3 3 | 2. 3 5 5 | 3. 5 6 6 |
创 造 的 精 神。 为 了 仁 爱， 为 了 信 义， 为 了 自 由，

5. 6 i 2 | 3 — | 3. i 6 | 6. 5 i ||
为 了 和 平！ 新 民！ 新 民！！

一张珍贵的像片



在薛永黍家做客（1949年摄）

前排：

左一颜子初，左二叶小琳，左三叶小珠，

左四薛老长女，左五薛老次女，右一陈慧玉，右二叶帆风。

后排：

左一柯玉燕，左二薛太太抱幼女，左三薛永黍抱次子，

左四薛承明。